



〔明〕

王夫之

著

四書訓義
一

〔明〕

王夫之

著

四書訓義

一

岳麓書社



書房嶺，在今衡陽
縣白水鄉白水村。高丘
有房屋遺址，猶存斷磚
碎瓦。附近居民皆劉
姓，相傳船山曾授讀於
此。



旂檀禪林在衡陽縣城北二里，
爲船山舊游之地。戊戌嶽後尋戴晉
元見訪今來復連榻旂檀口占五古一
首云：「同居宿郊庵，四目還相注。
回看雙髻雲，南飛繞湘樹。」圖爲船
山所題之該寺石額。

並著以近魯船好藏書簡侯充棟先生名其堂曰溫德以昭德魯船世世相承復著通於
堂之左側北廂與永公藏時相討論永公藏後先生於文集則有許除自所著遺稿外另
著溫德堂集十三代祖邦正公字則全以及吾父蘇一公凡五世相祖藏而不散故失
默守先傳云先生之通五百年後必定大行確早其有信也故前清呂留良之論說及船
山園搜菊花園而先生遺本珍藏吾家存留無恙莫非天之不喪斯文也同治初湘鄉曾
氏搜到先生遺本茫然然得時先父授徒常文衡公家因託曾氏殷勤致函始出遺本相
授嗣後原本發還僅得詩傳傳道四書大全說張子正家注老子莊子解船山鼓棹數
册而已而先生手批周易內傳外傳禮記章句及各文集相去見題先父蘇一公每誦邦
正公藏書詩云藏書有信忘非已探得板空夢不聞服膺傳之故相宗緒遂長首問三藏
法師八識現摩讀藏吾家能經文人學士詢查刻刊面吾本敢讓者悲莫見授故也
茲值民國光復倡千聖之正學發一西之統緒謹將接首問相宗緒影鈔公世授引先
人藏書之盛而宣白於同志諸船山先生在吾家所藏書目列於后

周易內傳

周易外傳

周易大義

易經觀疏

尚書引義

書經引義

詩經傳疏

禮記章句

春秋世論

春秋家說

四書釋義

春秋釋義

續傳疏

論四書大全說

授諸生講義

張子正家注

近思錄評釋

船山學報 第一卷 第五期 船山學報

劉審吾所作

衡陽劉氏珍藏王

船山先生遺稿記

一文，載有其家

所藏船山遺書目

錄。圖中左面倒

數第三行之『授

諸生講義』，即

本書之原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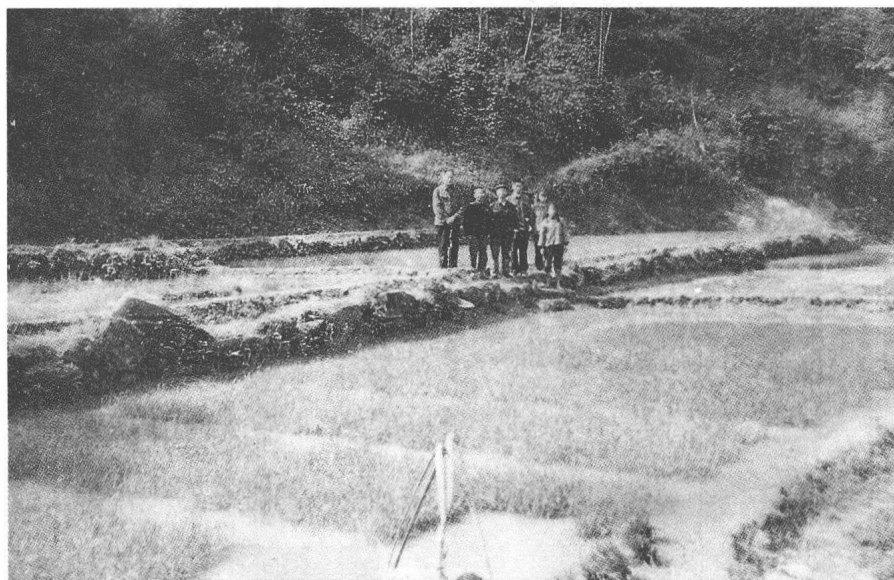
數日燈晝日長也乃其明德之學無一理之不來明無一念之不來當無一事之不來當其新民之學當之已者必備用其情者必正立之教者必順將以何為也以此于至善也蓋德之明民之新善也而德之明必全于性之善民之親必依于化之成明新合一而檢于內暨外王之理者則至善也苟限于小善移于異教日致得其全體大學之道則所以該吾善必盡之功全于在躬而徧于天下勿使有所限有所撓也知斯三者為大學之綱領則凡從事于學者誠不容不勉盡其所當為者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中則在止而明新又言至善教學者之本易止故申言必止至善之意而不知所止則言必知乃德之不容不明民之不容不新固學者之所以從事矣其當為學之始方在未明而求明未能新民而求所以新之時則抑且前進而學之而何以必求夫至善而止焉將無示學者以所難也哉夫至善誠未易止也吾亦非謂學焉而即能得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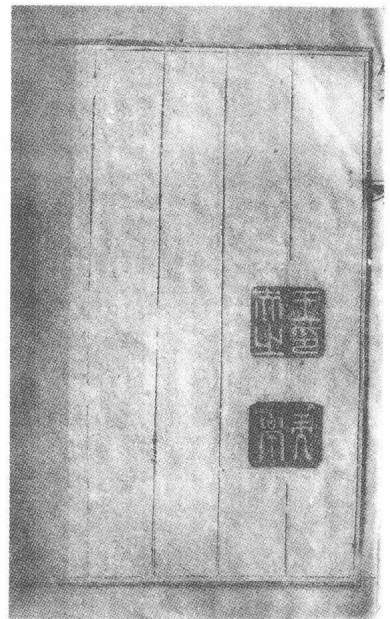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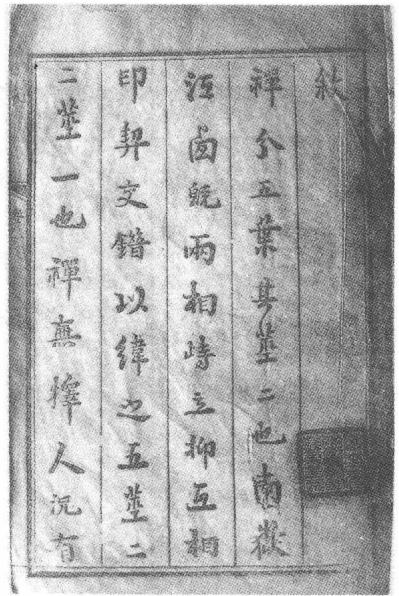
止也然而不可不知有至善而思止之也蓋始之所求者小成之善則終不知至善之當止而終身無可成之德業矣今且使學者知明德新民之必止于至善而後可謂之明可謂之新則所以內治其為學之志者無所旁分于一曲之理異端之執而志定向于明新之大者矣則知止而后有定也夫既定矣則當利有義之時堅守吾道而不旁分即當有所感之際外誘相若而自不妄動則定而後能靜也夫既靜矣則事物不足以動我之情志而一於善之至即或事物之投我以危故而自守其至善之止靜而后能安也夫惟不能安而外境之喧逆亂之則意且以執而宜苟能安矣無所慮而不知至善之不可離則心志澄而條理出不能慮乎矣唯不能慮而善中之變化連之則理以未詳而失苟能慮矣擇于善而得一必至之在終已則至道始而至德顯然後可以得所止矣然則始之必欲知止者所以預止其得止之趨向而無本之學不全之理不足以惑之而後之能得者乃能得其所知之正焉大學之道在止于至善蓋於方學之日登與以難幾之理而

衡陽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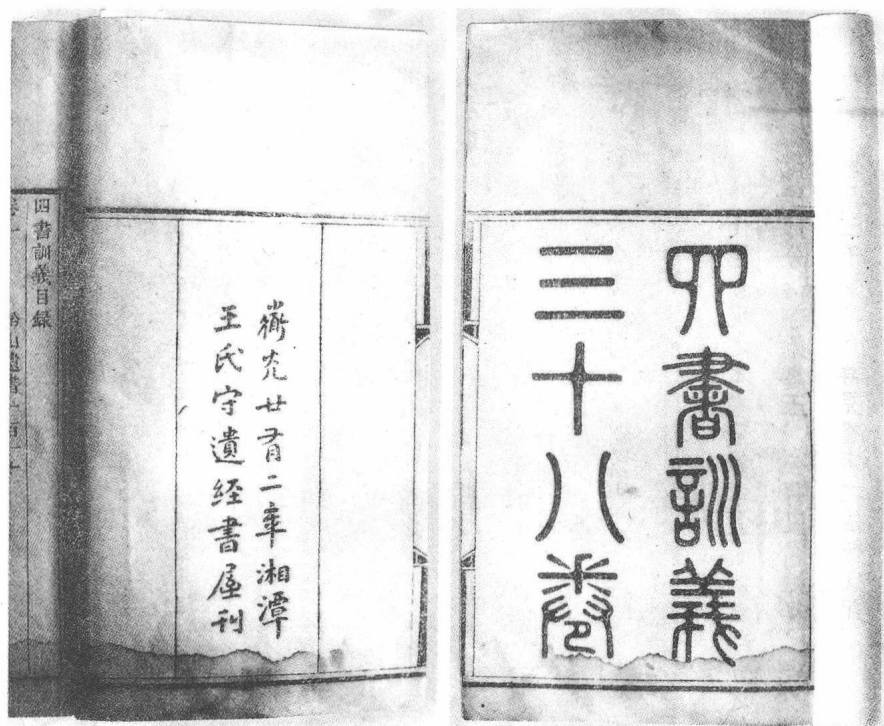
之本書殘鈔本
凡九卷，約寫
錄於乾嘉年
間，未經點
竄，據以校勘
印本，彌足珍
貴。圖為鈔本
大學訓義之一
頁。



續夢庵，船山遺迹之一。家譜：『嶽
阡守墳庵在黑沙潭之雙髻峰中，名續夢
庵。』船山甲申（公元一六四四年）將營
續夢庵登雙髻峰半訪址詩：『不覺登處
高，上有千嶂爭。下方平似水，擬買釣
舟橫。』圖中人立處即庵之原址。



船山手迹：寶寧寺志叙。該志修成
 於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一六八六
 年），卷首摹刻船山手書叙，并附印
 記。上為叙之首頁及末頁，右為末頁後
 之印記。



湘潭王氏守
 遺經書屋本之書
 名及書牌頁。其
 書刻於清道光二
 十二年（公元一
 八四二年），為
 本書之最早刊
 本。

梁惠王章句上卷之一

孟子見梁惠王 章

儒者之道進之可以成王業退之亦可以保其國家唯擇於義利名實之間而已
義非以爲利計也而利原義之所必得義非徒以其名也而名爲實之所自生故
君子之道心有必正者言有必慎以名言一出而世道人心之升降在焉爲得失
安危之本所以君詔其下臣告其君于此有斷然不可易者而君子格君心之非
雖陷溺之主其辭必嚴焉孟子晚游于梁而見惠王因其求士之誠而姑試吾行
道之志于時梁有可王之資而已成乎危亡之勢王不自知孟子則見之審矣進
而圖王者必先退而可以保國乃王沈迷于富強之習迎孟子而問曰叟之不遠
千里而來也梁之事亦既知之矣寡人所急求于今日唯是有所謀而無其實有
所求而不我遂叟將何以利之乎夫王當君子之前昌言求利而不諱則其所以
播告於臣民者愈可知已且其曰利者其能求利于國以外乎無亦于此區區之

上孟

梁惠王

衡陽發現之本書殘鈔本孟子訓義部分之第一頁。該殘鈔本於

孟子部分尚存梁惠王、公孫丑、離婁、告子四篇，據以校補印本

者凡三千餘字，詳見書末之編校後記。

船山全書修訂再版說明

船山全書自一九八二年由嶽麓書社開始籌備出版，到一九九六年十六冊全部出齊，其間經歷之曲折艱難，全書序例及各冊之校點說明已備述其詳。全書出版以後，學界反映熱烈，評價很高；與此同時，全書的編校質量也為學界所關注。

為了求得一個更為完備的、缺失盡量少的船山著作版本，二〇〇三年嶽麓書社決定將船山全書修訂再版，並請已離休多年的老編審楊堅先生回社擔此重任。二〇〇五年，社領導考慮到楊先生年事已高，經楊先生提議，又請老社長夏劍欽編審協助審讀其第九至十三冊。幾年間，楊、夏二先生精益求精，不僅將全書對照底本逐字逐句重新審校，而且將收集到的學界各種批評意見，連同原書已列勘誤表的差錯一並改正。孰料正值全書即將修訂告竣之時，二〇一〇年三月十六日，楊先生不幸因病辭世。然先生彌留之際，仍念叨着此項工作。今全書如願出版，當是對先生最好的告慰。

楊堅先生去世後，全書的掃描、校改以及進一步規範體例等未竟的工作，則由嶽麓書社湖湘文庫項目部承擔。

歸納起來，這次修訂大致做了如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輯佚補遺。全書初版以後，陸續發現了幾篇失收的船山遺文，計有千乘堂倪氏四修族譜收錄的麥園記、滋德堂均陂劉氏三修宗譜收錄的崑映府君墓誌銘和龍太君墓誌銘。此外，第十冊讀通鑑論卷二十二唐玄宗第六論放姜皎歸田，初版（包括通行各本）僅存殘文一百一十六字，脫文三百七十八字，此次亦據舊鈔本補為完篇。這個完篇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雖已發現，但因該冊此前已經出版，祇得暫置於第十五冊拾遺卷。這次修訂，插入相應位置，從而使本版讀通鑑論成為目前通行之最完整版本。又董齋文集卷二已有文學劉君崑映墓誌銘，本次拾遺卷再輯入文字多有不同，崑映府君墓誌銘，以存資料。

二、擇優更換個別底本。第十二冊所含八種中的識小錄，原以金陵刻本為底本，此次修訂改用新發現的湖南圖書館藏衡陽劉氏鈔本，而以金陵本參校；搔首問原以船山學社石印本為底本，此次修訂亦改用衡陽劉氏鈔本。清初劉氏鈔本明顯優於後來的刻本，因而這兩個底本的更換，能使這兩種著作的文字更接近船山原著。

三、正訛補漏。通過重新核對底本發現初版文字上的訛誤與缺漏，然後進行正補，

是這次修訂工作的主要任務。現在看來，初版各書存在的訛缺多寡不一，多者如第九冊說文廣義因原稿鈔寫錯漏與排版致誤而失校者，誤將「女几山」作「女兒山」、「如推排狀」作「如推排然」之類達十數處，而「从」排作「從」則百餘處。「杞」與「杞」、「歷」與「曆」之類形近而誤字以及繁簡轉換失察例等，這次都得以改正。原稿抄漏，如宋論原據船山手稿抄漏「光宗亦是人也，而心亦動」等情況，這次修訂均為補正。

四、編輯體例的進一步規範。一是某些特殊字形的標準化，如猺、獐、寺等，都盡量規範為瑶、獐、寺。二是楊先生對大量校注文字作了悉心修訂，從而表述更為精準。

本書此次修訂再版，為避免重排產生新錯，且方便校改，採用了先進的電腦掃描影印技術，但新技術仍有其局限，掃描出來的書版祇能視為一張張圖片，相同的錯訛需要逐個尋找，不能全書統一替換。又如第一至十三冊單、雙引號的使用，依然是初版的傳統方式未動，難以按有關新規則調整過來（初版時第十四至十六冊後出，已作過調整）。有幾冊增補了內容，造成推版，導致頁碼變更，均祇能用手工逐頁修改，工

作之繁雜非一言能盡。雖然如此，我們並不能推卸今次再版可能存在的任何差錯責任，懇請新版讀者不吝賜教，容待下次再版時更臻完善。

末了，值此新梓之際，嶽麓書社尤需謹記自船山全書一九八二年啟動之初而至今日之已離退休或已升任、調任之歷屆社領導在新舊版過程中之擘畫、組織之功。

船山全書序例

一 船山全書爲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公元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之新編全集。

一 船山撰述共一百餘種、四百餘卷，其整理出版乃具有歷史連續性之事業。三百年來，最早爲清康熙年間，船山之子王啟，於船山歿後，在衡陽湘西草堂校刻遺書，約十餘種，其書至今猶有存者。乾隆時，開四庫全書館，船山著作由湖南巡撫採進，經著錄六種，存目二種。嘉慶中，有衡陽滙江書室之刊本，約十餘種。道光之季，船山著作刻印漸多，先後出現者有守遺經書屋本、昭代叢書（壬、癸集）本、聽雨軒本、衡陽學署本等，然所刻種數大都有有限。其中最多者爲湘潭守遺經書屋本，由鄧顯鶴主持、鄒漢勛校讎，收船山經部著作十八種、一百五十卷，署曰船山遺書，卷首並附船山著述之總目，計五十二種，分別注明已見、未見。考其規模，實爲系統編印船山著作之嚆矢。同治四年（公元一八六五年），曾國藩所設金陵書局刻船山經、史、子、集四部著作，計五十六種、二百八十八卷，亦稱船山遺書，其後復於光緒十三年由衡陽船山書院補刻增入六種、十卷，共計六十二種、二百九十八卷。是爲歷史上之第一種船山全集。清季以後，船山之學日益傳播，各地書肆，類多取金陵本翻印。自光、宣至民初，時有前未刊行之船山佚著

問世，如邵陽曾氏菜香山館之刻惜餘鬢賦，湖北藩署之刻四書箋解等，尤以劉人熙蒐輯較多，先後由潞河啖柘山房、滌塵館，長沙船山學社、船山學報等處刊行十種，均金陵本所未收。民國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上海太平洋書店復集印船山著作，仍依經、史、子、集四部編目，合計七十種、三百五十八卷，仍稱船山遺書，是爲歷史上之第二種船山全集，然其於劉氏所刊，未能盡蒐入集，亦未有其他輯佚之成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華書局、人民文學出版社等取船山著作之尤爲重要者，從新校點，次第出版三十餘種。船山著作之刊行，遂入一新時期。本書編輯伊始，中華書局復以其所有之二十四種船山著作校點稿相轉讓。按解放後新校點本最早之一種爲一九五六年由古籍出版社、嗣復改由中華書局出版之張子正蒙注，其出版者說明末云：「希望將來能够搜集未刻的舊稿，刊成全書。」荏苒迄今，逾三十年。時緣遞嬗，其志事乃於今日由本版船山全書完成之。然則本書之出版，實前人事業之繼續。惟勤惟慎，務精務善，斯歷史之責任，亦同人之職志也。

一 本版船山全書較之金陵本、太平洋本全集，其所尤爲着力之處凡四：一爲廣輯傳世之船山著述及前未入集之遺佚書文，以期收錄之全；二爲據可信之舊鈔、舊刻以至船山手稿，訂正兩本之白匡、墨格、竄改、刪削，以還船山面目之真；三爲力求搜齊船山著作之所有版本，取精用宏，以求校勘之善；四爲概用新式標點符號，乃至編目、標題、分章、

分段，皆汰舊從新，以利現代讀者之用。凡茲四端，即本書所以自別於前兩種船山全集之特色。以下四條，更析言之。

一 船山之書，更歷世代始漸出漸備。太平洋本較之金陵本所收爲多，本版全書又較太平洋本多收三類佚稿：第一類爲已刊布之著作中，因各種原因而被刪落之篇章，計有禮記章句序一篇、詩廣傳四篇、讀通鑑論五篇等；第二類爲未經收錄之成部著作，計有四書箋解十一卷、籀史一卷、惜餘齋賦一卷等；第三類爲其他集外零星撰述，計有傳、記、敘、跋、歌、辭、銘、聯等五十餘篇，新編爲拾遺二卷。以上三類，合計恰逾二十萬字。然船山著述有目無書者尚多。下至道、咸、同、光之際，民國之初，尚有衡陽劉氏家藏鈔本目錄之問世，有鄧顯鶴等親見各書者之記載。社會動亂，紙墨同災，然未敢遽信其皆歸於泯滅也。本書於末冊附錄中備列其目。至如詩文小品，散見於譜誌冊籍者尤多。務續訪而窮搜，是所望於來者矣。

船山著作在明、清易代之後，自四庫著錄，即遭竄改、刪削。自守遺經本起，皆以大量白匡隱去真字，以避忌諱。金陵本有此類白匡及個別墨格凡九百九十處、二千二百三十二字。其竄改、刪削之跡，亦不時可見。太平洋本之出版已入民國，而其翻印金陵本之部份，仍保留此類白匡、墨格，不加處理，更無論竄改、刪削之訂正矣。百餘年來，研治船山之學者，所用惟此二書，其貽誤讀者，自非淺鮮。然欲求船山面目之真，固有極